兵書

八編類纂 二十二

加
1717
177-22

加
號 1717
77-22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

稗編

六曹類

兵曹

〔晉〕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成公元年〕誅伐齊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戰于鞌四卿於是乎輿尸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蓋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倒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季氏專將軍一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
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
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
田賦始以夫田爲賦大變丘乘之制齊威公相管仲
黎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
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爲
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
一工商高國各將其一此三者教十五萬人車三百
乘蓋如鄉之法伍鄙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
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於
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
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蓋如遂之法以通
國之數而遍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艾陵
之戰三軍分左右至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
七百乘伐陳始竭作子產修廬井之法而兵止一甲
其後遂丘賦矣楚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荊尸以代隋
戎分二廣而爲三軍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戰左右
師潰唯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宮之甲
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於傳往往非古公子

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康王爲掩始井
沃衍牧皐隰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
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至平
王又始爲舟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楚空國而二將
闔廬伐齊盖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强帶甲之士十有
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勾踐棲於會稽甲楯五
千人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
御千人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右私卒〔哀公十
六年〕夫差伐齊有四軍其後戰國相幷諸侯斥地益
廣而丘乘之法壞〔田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

蓄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家而三兵矣
潛王創爲技擊以乘桀宋五千乘之國號稱東帝〔趙〕
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然武陵王變
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王卒百萬矣趙
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栗腹尚二十萬
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瓦金之士
五萬人設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奮擊武士
二十萬蒼頭五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
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北縣勝甲以上爲戍士
三十萬〔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三千里帶

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腹之敗於趙也二
軍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收東地兵尚十
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爲兵先是齊桓
晉文始爲召募科民之法而是時秦有陷陣楚有組
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
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國後世詐力之兵
用矣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武卒一度取之衣
三屬之甲操十二碩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
冒帶劒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覆其戶
利其田地銳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胡服以
金鐺節首前插貂尾爲貴職武士冠鶡尾之冠縵胡
纓短後之衣百金禽將賞百金秦自襄公始列諸侯
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用周禮至春秋繆公霸西戎
始作三軍置陷陣哀公救楚車五百乘獻公五年爲
戶籍相伍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遂破井田開阡陌
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爲伍十戶爲什百戶一里
里有魁五里一鄙鄙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兩
卒一爲亭父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
十於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縣有令丞尉不滿

萬一爲長、凡亭亭間之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阡經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里志有畢陌陝陌、酷吏傳有京兆阡南陽阡、蓋卽其地名云曹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以周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爲畝、聽民買賣、隨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千三傳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爵有十八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裊、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

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幷天下、分爲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爲鍾鐻、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戎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發傷益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鎭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求有此大役而亟募兵何也

後發謫矣先發弛刑次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次治獄吏不直者次隱官徒刑者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二世盡徵材士五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齋糧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戲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放驪山徒奴產子受兵以擊盜毋已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發關中卒東擊盜毋已而阿房不罷章邯將三歲亡失已十萬數其降楚也坑新安南二十餘萬人而嶢關下軍將皆賈豎一嗚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商鞅破田不過斥大彊理以便耕聚亭鄙鄉縣猶古遺法然而古人寓兵於農藏用不示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鬬狠鞅始明以戰縣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怯鬬爲後隸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縣由是秦人之俗尚武蹴弃禮義昭襄之際徵調無度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弭患不知養成戎心因以苛政彼于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爲阻深以示強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陳傅良春秋兵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每立秋斬牲於郊名曰貙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一歲爲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便還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校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寵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爲執金吾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置建章營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狩間兵革數動士物故者衆以馬故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於是發謫吏次謫民次謫戍次招募次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官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中

民兵變爲謫戍謫戍變招募

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贍至出武庫昭帝始元間始募徙命及發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宣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施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蓋北軍亦出矣唐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發天下豪族轑居三輔陵邑以爲彊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異數則削雖衛霍勳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佑言命將旋罷是矣

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入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侯劒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略可見兵數蓋僅盈萬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勃爲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軍

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而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即罷武帝雖置關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京師非也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算有減更有貸則得爲君上之恩至於將相廢置惟時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左遷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法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輒

落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賦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非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陳傳良論漢兵制）

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非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嘗放之司馬子長作王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郡國

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
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閭里
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
謂之北軍、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
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攷其始末。北軍番上。與南軍
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
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
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卽扶風、右卽馮
翊、京師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
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
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
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
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重、故都尉丞
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
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請北軍、以馬不適士劾
乏軍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兆兵卒、皆番上北軍而
屬中尉。無疑也、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
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著
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

十爲正、一歲爲衛士卽此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
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
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卽位之初、政令如此、
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
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爲病、王尊傳、常
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置衛士、蓋寬饒爲衛
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
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攷韋玄昭
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
紀初元三年隨卽罷、耳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爲病
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千五
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
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
而南軍衛士仍沓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謂兵
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士重兵悉在京
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
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非宮衛士共一千八
百人、左右都侯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
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
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

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都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況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世未有兵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兵增置則其數當益少、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無攷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鯓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鯓者母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問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

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卽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當實顓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顓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

詳載爾。又不然則勅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今平陽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奪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勅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鬬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勅。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慮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爲太尉勅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勅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歟。當是之時勅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

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禁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易氏漢南北軍）

始末

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繆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郎八司馬、郎尉表初皆亡員、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考異或以光祿勳爲南軍、既於史無所據、況所領皆郎、烏可以軍言、曰守門戶、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爲出之擊羌也。（林駉漢南北軍考異）

唐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

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唐高祖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
軍、燉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
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
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
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
爲鉞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錢軍、同州
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
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
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
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
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
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
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
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
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
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
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
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
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

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鍾鑊鑿碓
笹斧鉏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冑馬繩一
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
臚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必官給之價也）并
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
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
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
騎排矟手步射每歲季冬閱武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
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

（節令朋樁銀也）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
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
之。每疋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闕不任戰
事者。齊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
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
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
月上若間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
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
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
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

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
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
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
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
府馬閼、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
目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
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
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
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
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

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强壯
五尺七尺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
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又擇材一
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
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
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三百步、四發而三中、
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
營爲埒、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弟者有賞、自天寶以
後、彍騎之法、又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
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

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粮並廢矣故時府人目
番上宿衛者皆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
人爲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
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肩輿拔河
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
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
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
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及府兵法壞而方
鎮盛武夫悍將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

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
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
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
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劒南嶺南江南
河南凡十道以摠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
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
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
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
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
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便自此而後

招撫致亂

援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蹈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弱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于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俱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幷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兵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

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不通）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駿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

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十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兆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寖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召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

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摠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仝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州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蜜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使、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

右遂爲天子禁軍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
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
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
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
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
賞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
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
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稗將將兵
征伐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
之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

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傳吳仲孺碩貲累巨萬以
亦佳子弟也
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
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
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
是豪富家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
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
皆戰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
備非常上疏曰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
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
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旣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

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辨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速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師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侯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

使，自肅宗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與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縣令，皆爲之斂屈。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

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縣是豪強少畏。十二年以宦官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饌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遥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縣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納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棄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窄。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廢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

可憐

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驩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驩景宣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出幸渉城石門、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

宗室典兵諸王閱親軍適禍之耳

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允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刻甲圖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彝等二

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縣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衆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衆乃奏六軍名右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士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衆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惟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遷弒唐乃亡歐陽修唐

兵制

稗編

六曹類

兵曹

貞觀中、內以十六衞畜養武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爲諸衞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寇兵蠻夷、戎臣常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戎臣常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

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櫛櫓耨耒、一時治武、騎劒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披、人人自愛、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纂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童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劃、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淪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强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七聖吁食求欲除之

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此、居內則纂（卓莽曹馬已下是也）居外則叛（乾、燕七國近者、薛山僕固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纂、兵不離伍、其置府立衛乎（杜牧原十六衛）

慶曆二年、籍河北强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十之七爲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揀籍、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

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鋭兵矣朝廷下其議河
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爲兩
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
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
間或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眞者統
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治平元年宰
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
兵最爲近之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
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産父
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練簡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

刺弓手爲保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捴西北事當一體
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小擾
終成長利天子納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
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是時諫官司馬光累奏謂陝西
頃嘗籍鄉弓手始諭以不去鄉里既而涅爲保捷正
兵遣戍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爲民徒使一路騷然
而於國無補且祖宗平一海内曷嘗有義勇哉自趙
元昊及諸將覆師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
之地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
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

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數十
萬者虛數也閱教精熟者外貌也殊不知彼猶聚戲
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
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
賦斂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籍其身以爲兵是一家
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
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
乎帝弗聽於是三路鄉兵唯義勇爲最盛宋志宋義勇民兵
國家建都兵悉屯於京畿更戍郡邊以虎符出納其
分布於諸路有隸將兵有不隸將兵當熙豐盛時合
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自
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
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臘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沒者
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
可勝數也建炎初勤王師萃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
大半皆良兵而朝廷不復掄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
遣之其後建言乞募兵於河北關中京西東合十餘
萬更番以衛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
募遂罷今西北既復爲金人之所蹂踐而東南之人
類多孱弱未知於何所取兵而可也既稍復方鎮之

制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
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
刻刷官田如戶絕天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
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然其要在於擇帥臣以
總之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弱燧
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
鎧必長短之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弓以狻
猊象刻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
器用精銳居一年間廣場羅兵三萬以是威震北方
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刓

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介偶
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
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繕甲淬
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德裕
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乃料擇州兵
之任戰者廢遺獠耄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
於河中弩人於浙西蜀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
一人使習戰貸他役勿事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
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其士曰飛星鷙擊
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

南李氏論擇帥以練民兵

唐初蕭銑據荊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强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荊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荊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甚于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

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伏節而死耳郭閎之悚然其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羅大經論民兵之利

鹿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放火强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畿甸遂行之五路以達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

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疎遠近爲
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一等保明
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
一月馬纂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
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
精願候閱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
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
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弭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
以聞其恩視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
都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強率妨務者禁之
吏因保甲事受賕斂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
配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
備而未番上也五年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
以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
廷及司農寺未敢輒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
司農具爲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
日一更疾故者依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
警元豐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內
侍省副都知王中正閤門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
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爲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

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三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爲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爲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爲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爲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楪酒醪以爲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爲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下以其一爲騎二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

人提舉以封樁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六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爲錢一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爲序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勇悍介遼夏間講

勸宜不可復。詔賜緡錢十五萬。時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帝又言節財用安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爲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契丹百兵。何嘗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廩然

固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即誠無以待急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謂儻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彊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在關中。則爲强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爲。又可令入衛。則不患本不强。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爲難。文彥博曰如曹濮人專爲盜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爲虞。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戶爲將尉。豈當復以爲可虞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成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

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彦博等又以爲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爲用。不患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爲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爲用矣安石對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變革帝曰容院以爲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疎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開封鞫保戶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艱於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以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閱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未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

爲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帝嘗批陳留縣所存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千五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黃不接之際貧下客丁安能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垜又自辦錢糧起鋪屋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賊鼓在乙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少可速指揮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餘無得施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徒之戍邊是以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虛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保甲誠有斬指者此事宜緩而審帝謂安石曰曾孝寬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騏趙子幾使騏驗問乃民因斷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爲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況保甲非特除盜因可漸習爲兵既人皆能射又爲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

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
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
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
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卽雖團結指揮亦無所
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爲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
名爲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大急卽
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爲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
畿保甲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强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卽
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卽
一動而兩業就令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

保甲卽分爲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
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
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
爲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
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
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
百姓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爲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
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爲公侯者卽豪傑不復在
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
之强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安石曰世宗所

收、亦皆天下亡命强梁之人、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安石曰、以兵强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强、方其能剛强、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强爾、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蠲糧之費、當預爲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内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强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既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爲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

（主意未嘗不是文潞公駁不服其心）

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爲上言、今河北義勇雖十八萬、然所可奬慰者、不過酋豪百數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遺意也、帝以爲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傳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太促、無以精武事、其一月爲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月當番、若須一月、即番愈疏、又昨與百姓約十日一番、今遽改命、恐愈爲人扇惑、宜俟其習熟、徐議其更番、且今保甲閱藝入等勸奬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當必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

勸心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光所論保甲乃其流弊非法本不善也）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一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塑除草爲兵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

（李覯安忍）

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廢盡也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

尚存官司則所以爲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
陛下所不知也十一月巖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
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
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爲
三月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其教
也保長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
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
又互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一人無聊生恨不得死創袍市中買弓條箭添弦換
包指治鞍轡凉棚畫象法造隊牌綺架儦椅卓圖與

紙墨看定人雇直均萊攤納稍秕之類其名百出不
可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
虛語也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
騎終日馳驟徃徃饑羸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
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害或因官
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
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爲百姓之
擾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
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
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

今猶未已十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史呂陶之請也〔宋志〕保甲議

定州眞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際交錯未便況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眞定府路其勢倒置請以河朔兵爲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爲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滄霸七州軍爲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習聞主將號令急緩卽成部分天子下其章樞

大名府夏竦奏鎮定二路當內外之衝萬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爲應援若合爲一則兵柄太重減之則不足以備敵又滄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居非賊蹊徑萬有一警可決滻御河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北京爲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澶懷衛濱棣德博州通利軍建爲北京路於是下詔分河北兵爲四路北京澶懷衛德博濱棣乾寧州通利保順軍合爲大名府路瀛莫雄霸貝冀滄

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爲高陽關路、鎭邢洛相
趙磁州合爲眞定府路、保深祁州北平廣信安肅順
安永寧軍合爲定州路、韓琦謂兵勢大分、請合定州
眞定府爲一、高陽關大名府爲一、朝廷以更新寅甫
不報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
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費、
强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
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
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曾時、其
勢如倒植浮圖、朕亦每以此爲念也、五年詔徙河州
軍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追召易集、可省極
邊軍儲、帝嘗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內
郡、以弓箭手代之、冀省邊費。程琳宋邊兵議
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谿
澗最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鵾、
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
飛、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鵾子以爲衝
胃奔突之兵、山谷深險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
爲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我諸路並塞
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

驟關東戍卒多是梗弩手及摽牌手不惟扞賊勁矢
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至道中王超
丁罕等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
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衆
守隘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爲先鋒賊下馬臨官
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乃以牌子踢跳閃爍振以響環
賊馬驚潰若遇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扞賊
次以勁弓强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矢不虛發而
皆穿心達臆矣或遇賊於平原曠野之間則馬上用
弩攢射可以一發而盡殪

何常論士兵之利

新史敘群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
翰皆爲朱温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
榮似霸而非其三惜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
方倡以興王室其四歸高仁厚田頵朱延壽材不足
爲吳蜀之老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爲藩鎮夷
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内有中官爲疽
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扇四起壞於
黄巢泰宗權極於朱温李克用稗劉倏敗忽成
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
榮行密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當眞宗

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願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元朮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凌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難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患所恃者惟有約賂請和堅守不背約耳況舊虜番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成永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愚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故余素論常欲於泌邊牢作家計壯固藩牆以保堂奧之安且一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塞

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北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慮求必捍於垣壘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卧晏起無朝夕之憂矣（葉適論沿邊守禦）

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種世衡等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

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
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
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
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岅飲食長技與
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
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
其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
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深畏之先朝名臣帥定
州者韓琦龐籍皆加意拊二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
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强
壯弓箭社並行廢罷熙寧七年應兩地供輸人戶除
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
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
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
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
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
人戶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籍此等寅夜防拓夠見
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
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
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皆是人戶

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
陝西河東無異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眞定府井陘皆
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
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人戶致命力盡則北賊豈敢輕犯邊陲如入無人之
境蘇軾論河朔沿邊宜用土兵

慶曆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右手
虎口爲忠勇字隸折馬山族言者因請募熟戶給以
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四路安撫使議環慶
路范仲淹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
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兵大率蕃情黠詐長強
凌弱當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爲正兵必至驕
蹇又令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悉無
衣廩若長行遽得禁兵奉給則蕃官必生徼望況歲
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
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
猛爲便議遂格范仲淹論熟戶不可倚爲正兵

帝曰氓河蕃部族帳甚衆倘撫御咸得其用可以坐
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儻會
合訓練爲用兵之勢以氣敵人彼必隨而聚兵以應

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石對曰朝廷當先爲不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附之羌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强力充鼓行而西將無不可者。王安石論用兵

夫欲知外蠻之情莫如用兩江州峒之民率兩江州峒之酋酋上之人未必盡知知之未必能用用之未必能盡其才此所以熙寧中交賊長驅圍邕州城凡四十餘日而兩江州峒之酋偃然坐視無一人出力率衆以爲之援助者大抵峒

酋畜積豐足所以好名而不甚嗜利可以賞勸難以威勝爲邑守者刑法苛察則怨望必生體貌高嚴則下情不達嗇其貨賄則不足以致其力略其功賞則不足以盡其心此其情不可不知也若夫峒民則性氣愚弱而生事苟簡無懷土之思冬被鵝毛木棉以爲裘夏緝蕉竹麻苧以爲衣團飯掬水終日饜飽屋不置竈不穿井不畜糧其養生喪死之具悉穴土以藏謂之地穴高險崖巖之上各安巢穴一有寇至舉家以登謂之山寨爲邑守者少科率其力役寬禁約使之易避厚勸賞使之樂趨則居處得以安事藝得

以精不然則去而之他州峒入外界者有之矣今兩江圍結係籍丁壯十萬餘人左江如安平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籠州祿州古勞峒羅徊峒武德峒右江如田州凍州兼州隆州忠州安德州則曾經戰鬬人人可用外蠻嘗畏之若其餘州峒則强弱能否相半耳其酋首之家最得力者惟家奴及田子甲也因攻打山蔡有以牛布博買有因嫁娶所得生口皆以男女相配給田與耕專習武藝世爲賤隸謂之家奴其選擇管內丁壯事藝精强之人與免諸般科率工役則謂之田子甲又謂之馬前牌大州峒有五百人

其次不下三二百人皆自衛之親兵也

海門秀州金山爲江浙海門之要衝逆亮所謂夜半過海門山未明抵我京師者指此定海虜舟由海北岸來則至明州定海鹽官由海南岸來則至秀州海鹽土山江乘建康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有土山西北十七里有江乘蔡謨備石季龍處料魚石港沈與求謂水勢湍急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者指此蔡謨備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并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

山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
葢季龍謀出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此其要津
也顧浩言避寇不如禦寇宋朝建炎四年虜遏呂頤
浩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爲避寇之備夫避寇固
當預辨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防海委沿江太尉言
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太尉及民社兵大抵
海舟不能齊一來集而繫之必可成功詔從之沈與
求備海紹興二年逆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
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
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
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爲
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望廟謨早定詔付顧
浩仇愈爲沿海制置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集撰仇
愈爲之建司於浙西呂頤浩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
然虜舟從海東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
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
令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張浚條海道利
害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
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汪澈論備海道三十
一年澈言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李寶駐江陰命浙

西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李寶海州之捷七月
遊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鄭家奴副
之寶遣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虜境何動靜士
寧回言公佐俠歸正言魏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趨其
下乘機進發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
登岸虜驚引去時山東豪傑王正修等爭應爲援寶
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
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捽至
寶禱于石臼祈風功順丙寅風雨南來衆喜爭奮引
帆俄頃過山薄虜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纜爲之彌

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搖兀無復行次寶
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猶前拒
寶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
元顏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保衡未發舟旋自經死得
獻議造舟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皆淮浙奸民爲虜嚮
道有實欲來進聞亮已濟淮旋駐東海視緩急爲援
葉義問論土豪軍義問爲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右
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
諳練海道之險夷海之食利能役使船戶若離以官
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

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軍阨於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考索海防）

世祖之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世祖中統十六年定上都戍卒用本路元籍軍士國制郡邑鎮戍卒皆更相易置故每歲以他郡兵戍上都軍士罷於轉輸至是以上都民充軍者四千人每歲令備鎮戍罷他郡戍兵同知瀏東道宣慰司事張鐸言江南鎮戍軍官不便請以時更易置之國家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長軍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與富民樹黨因奪民田宅居室蠹有司政事爲害滋甚鐸上言以爲皆不遷易之弊請更其制限以歲月遷調之庶使初附之民得以安業也（元志元鎮戍）

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若六國時燕趙邊朝始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爲戰騎陷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其兩傍掩其前後全是後代畧陣拐子馬事非古法也（周士隆論車戰）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疋于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蓄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立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發酒泉驪駵負石至玉門閼輪臺之騎邊郡不足則發內郡不足則籍民以補車馬令吁亦晚矣（通考漢馬政）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驛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景雲二年詔群牧歲

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自命王毛仲
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
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
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
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唐志唐馬政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六曹類

兵曹

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
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
體亦異宜於數處之人各擇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
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
慮既無所不周至于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彊弱
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眞僞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

華銓夏官議

高皇帝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寶纛令旗二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營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營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摠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於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倣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　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住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爲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　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

軍營而實纛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於今不變此營政沿革之大略也　列廟以來即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爲令獨　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年爲始於季冬農隙之候　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今　上御宇之九年亦曾踵芳躅一舉行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謂之分操先是科臣張鹵疏論教演虛餉議准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操畢仍掣留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其分操聽各將自掣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毋見歲時殿最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功又何常以教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降將領祖級祇託空文未覩實行目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十萬耳顧軍不必皆土著而類多江浙遊

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坐頂濫餼將官或利收月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開月支糧數。遺津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冊兩不相對。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揀補于戎府。丁壯即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冒頂有罰。又一面關會驗軍廳。有名即與收補。不則行衛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黜名。在下糧廳軍冊不對者扣糧。令巽悚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若綑打貫耳等令。則自來京營所未聞且例稱較藝營陣既竣。方給各號頭令抱牌員役赴

大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參治。而今率弁髦之。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輪戍京師。蓋以强幹弱枝。習士卒於勤勞。備援兵於緩急。意至遠也。如大寧之撥守薊鎮。亦資擺堡之用。或留墾荒。或留濬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節年逃故。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衷甲至則逃於工作焉。聞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佳積猾於京師。密收無賴。備點闖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橐矣。此其在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周

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
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
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
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官監、今後遇有
重大上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
給、不得徑議撥用、顧令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
之在伍、僅猶籲羊耳、欲求如　孝宗朝力爭占役、寧
冒不恤大工之誚。若劉忠宣其人者、胡可得也。夫自
什伍而上、第加鈐制、以總奉約束於元戎、此陣法也
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各分屬、似有上

下之分矣。顧無論參遊佐擊號頭所轄軍數相等也
自議寬文網、各率所部教演、遂致人自爲政、漫無綱
紀、且如號頭以上稱副將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
上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儕矣。至
於採訪賢否、不獨參遊佐號、得關雖黃之口、即下而
中軍疎而兵馬皆竊操之。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
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矣、砲自車隙中
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
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

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無乃溺於夙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于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近本兵且猥以處分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即有豪雄自喜輩。人不復施眉睫矣且也祿最薄。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統旁就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者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排擊自固。即邊腹故不乏真將材。率未嘗收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參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則昌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人。衝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

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即自營中
授以閫外兵機既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調主識
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策常多諺有之京軍謂之眉
毛軍去不好看留不堪用嗟嗟是何可聞於鄰國哉
咎輔臣張居正請餉武備疏云當今之事其可慮者
莫重於邊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
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
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
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
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
此三者皆不足慮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
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
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具財力以
撫養戰鬬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
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
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厲激發之志因循玩怠姑務
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
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
虜可圖矣　莊皇帝允其請大閱之舉于今爲烈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於滁州設卿少卿寺丞等官所屬監十四群九十八職惟馬政是司牧養孳生馬匹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五戶養一匹是謂衛牧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牧以公廐放以牧地居則騶駒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稱廐牧者也有虧欠倒死者令買補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頑後又以牧監群馬歸有司專令民間孳牧太僕寺惟理馬又建行太僕寺於北平及遼東山西甘肅各有卿貳丞簿有監苑以牧邊馬

文皇帝遷都於北設太僕于京師　敕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倣戶馬初制而更其名曰種馬視母騍駒選駒搭配牡十二牝十八會典所稱孳牧者也定南北及邊衛養馬倒北方每五丁養馬一匹十匹立群長一人管領牧養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一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屯軍各倣與種馬一匹餧養免納子粒有倒死孳生不及數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每群聽以三之一納

鈔、尋又定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宣德中、視國初加倍矣、蓋常合二祖制度觀之總之牧於內地者以給京師之用、牧於外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臣受其籍帳、而時程督其登耗闌逸之數、慮其不足則又易之夷、皆以克軍實京營邊鎮無乏馬、一代規模宏遠矣、列聖議買俵、議折色、蓋不一焉、至極言北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種馬之苦、則有先臣翁大立者。夫種馬之設百餘年間行無異議、正德二年忽議買俵、隆慶二年寺臣武金始議賣革、而賣者強半、萬曆九年寺臣裴應章主議騂駒、宰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說而革者殆盡、嗟嗟種馬既賣。馬政亦廢。種馬之弊。非馬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累也。考之嘉靖中泗通二州興化鳳陽臨淮盱眙四縣曾經　題革、然猶曰祖陵重地、兼之地方卑濕、水災頻仍、不宜馬故也、而可槩之諸郡邑乎、　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自廐牧孳牧外、又嚴蹋撥以慎其出、折糧進貢以收買以廣其入、永樂初開市遼東、正統間中鹽靈州而納馬入監、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糧已不復矣、廼併種馬而廢之、冏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嗟悼、誠有見哉、故

愚以爲復之便但馬種既已星散召聚又難卒辦茲欲於買俵兌養之間求所爲補徧採弊者其罔卿至尊贍也昔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於貞觀麟德再盛于開元故廐號飛龍禁中皆天閑之選群成雲錦東封增玉輦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括馬城中以禦虜市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矣我　太祖初設卿貳親爲敕誥以諭之蓋其重也今宜遵舊制簡譽髦至於行太僕苑馬衙門尤關邊馬重務不可充以匪人視爲散地當比太少以京寺之重處正長以科目之途委任責成昔楊一清深思馬政大壞稽舊典興復之奏黜寺臣之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參政副使薦補卿少　國初草場牧地在京營則江北湯泉燕山茂陵等衛各賓草場於京府州縣各有椿棚鍋竈槽鍘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鴨綠紫荊等關封圻原野山場腹裏皆軍民牧地　祖制昭然即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已場內外官豪不得妄指奏討緣傳世既遠紀法漸弛或侵占於權要或乾沒於泥沙正統間雖嘗清查卒因循不可復夫今天下全盛也汧渭之區自若也冀北古稱

馬鄉今業爲　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不宜孳牧也者誠委廉能官吏勾查勘實還其舊額芟其蕪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曰可冀已俵馬者以種馬騍駒俵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永樂中俱搭配補種餘即變價入官以俟湊補給賞實廐之需未有解俵者解俵自正統始蓋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難以應猝始於孳牧內歲取待用寄養畿輔以備不時調充正德中遂專於買俵然猶係種馬額數出銀自全賣後則一槩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俵矣迺其弊滋多蓋州縣俵馬一匹價二十四兩盤費六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之日馬販爭獻其馬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馬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四尺者印之印烙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者少不下四五十兩至催馬之公差馬科之胥吏看馬之獸醫索賄種種猶其小者惟積年衙棍代覽包俵百計揩勒巧取至京衙門打點歇家騙騙或驗不中揭銀買償率駕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清平令杜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備草料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俟腹大加以大料發膽臨期

自解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本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至驗中疫猶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匹寄之宵人呵報呵病即病呵老即老呵中用即中用朝廷徵解俵馬原以待用豈爲此輩開騙局乎洪武初孳生備用騎操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奸弊舊例兵部請　旨差公侯伯或附馬一員兵部委官一員印烙景泰間革去侯伯等官差御史二員同太僕寺分管寺丞印俵近來徵銀買俵各州縣自印起解即封原印隨馬送寺轉分管少卿查驗如

式照收已乃印烙發寄養地方如不合式或道遠跋涉餧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即發回另行買解以此定各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即行賞罰務求合式庶免遺累寄養人戶特恩在寺臣異同或以牽制滋弊耳宻令少丞同處查驗嚴加防閑則妄報者既不能逃其鑒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亦消矣驗烙何可不公也一善寄養以孳繁息寄養馬者以解俵發之民間牧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種馬而無寄養正統中既以徵俵者發寄種馬存時民之所苦在解俵種馬遂以買俵者發寄正德以後

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於是日望調兌去暨不發耳。顧防守須馬自俵民稱寧息而官騎空虛守禦何備。獨有寄養者在。奈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軫念民瘼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息　祖制既免糧草。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爲馬頭領養。次者爲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攤派謂之月糧。但有司能潔已者少。或至需索供應。馬孰從而膺息也。謂宜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則如數早給無累編垻。在貴戚勳豪則均令津貼無交累官民。　祖制太僕寺俵寄馬匹給京團營騎操防守　都城拱護　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勤王之用。不爲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衛所種馬及市易夷馬在例。無奏討嘉靖二十九年。荅虜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鎮以守陵。薊鎮以入衛。皆暫支給。後遂以爲例。萬曆二十三年。遼東以征倭馬數損多。亦暫補給。後又以爲例。夫借討者既以馬非己物。恣意作踐。甚至通同軍兵。侵扯草料。何所不至。非善計也。查宣德元年以前。太僕寺孳生馬駒一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自種馬革後。遞來東西兩路寄養州縣馬僅僅二千有奇。猝然有警。縱萬軍雲

屯、星馳電擊、能以徒步逞乎、且貯銀以爲馬用也、各省直所解馬價折色子粒椿棚草料銀。貯在常盈庫者。曩不下六百萬。今不滿二百萬矣。日借支、日糜費、內貯耗而外廐復空、烏稱太僕哉、謂宜盡塞冗竇、取完逋負、准成周馬質之制、平其價而召買之、庶可挽凋耗而豐盈、近有議多徵本色者、與其多徵之而儲于府孰若均買之而儲于馬、蓋解自民、其費倍蓰、買自官、其價猶平、召買何可不議也、凡發俵領養、豪戶不肯養、下戶不敢養、非市井無賴者不養、養而又不與雀貨、卽有月糧轉手以空、馬不飽櫪、至於輪養、則牧無恒主、奸弊朋生、馬死、甲曰乙、乙曰丙、率謬巧以避追賠、若夫京營領養者、官借人以市情、軍雇人以市利、終日不見芻豆、而夜啖以糟、至闕撥征進之馬、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卽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以全身者矣。凡俵馬寄養於民、而免於軍免者以發之先後爲次第、而要辨肥瘠、不早免則有守候不支芻豆不給之苦、而民病不膺壯、則有騎操不前、倒失追補之患、而軍病當免時馬戶利於速收。軍士利於得賄、賄則私通、至

於預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抑勒。以至臨時揀擇。紛紛不定。今宜於調兌日、查照發養年月、挨次酌行、上膽先兌、次膽令餒養以竣下次、如果羸瘠瘤病不堪引重戰陣、不得狥情而強之軍。果壯騸可用。軍士故意留難刁蹬、亦不得任意而難爲民。近聞南方有藥發膽、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損倒斃、亦云有藥可解。然雖存無氣力、難任重、尤當稽查嚴禁、使倀戶不得以之貽害養戶。養戶不得以之貽害兌軍。自種馬法廢、而本折議行、第民情便於輸銀。而不便於解倀。況銀多。則戶七兵三之額易足。而利在關支。馬少。則載

蓐秣粟之用無煩。而利在養戶。此皆各有所偏主。未可持爲定論也、近題本色、有謂當三之二者、有謂當十之四者、有謂本折半者、今宜照相半之說而權之、如順天之真定順德河間大名永平廣平、山東之濟寧兗昌、河南之開彰衛歸、俱五分派、龍驤七十二衛、俱照衛分派、南直之廬鳳滁和江浦六合、俱以三分派、淮揚二郡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權其多寡也、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既有馬而憚於印烙則恐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近年題准事例、俱令寺臣稽考、倒死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

印、仍將馬數送戶部以憑關支料銀、至於四衛勇士、
營馬洞耗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日、酌量免給、庶錢
糧不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太僕志曰、死馬之政不
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節會與、擠
乳馬以供　內府膳羞御馬者以供　御乘、上　陵
者以　駕謁　陵、此三者　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
四廐、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廐爲徒設、又歷支草糧
無所節也、舊章謂何、可謂冒濫極矣、萬曆十四年御
馬監太監高相題討馬匹、兵科王三餘力陳其不可、
故惟遵成憲、以停濫討、則太僕之職有專、而樽節愛
養之道行矣、至出府者以特頒、給驛者以邊報、常規
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大明律有馬疥不准除之例、
誠嚴矣、至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
蠲、即蠲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賦也、然立法雖嚴而
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咎　太祖軫念江北馬戶、
給鈔優恤、又命官窺貧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
馬役、　仁宗時、六師歲出擊胡、責納駒急、軍士至鬻
妻子莫能存、乃大痛之命官爲贖還且寬責駒之令、
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　上召諭之曰、馬富於
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成化中、　詔諭兩直河

南旱、今歲免比較葦生馬、皇上　冊立覃恩、詔順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弱。免其比較。停其追徵。國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設有行太僕寺四處、惟薊昌宜保不設行寺專以少卿領　勅提督倒換循環、題奉　欽依具有成案何乃視爲故紙而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子貞所議其踰年不報則審雲奇兵坐營、宜府援兵等官也、數年不報則眞定營薊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今申飭、則此馬將來終歸烏有、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夫點閘久廢、僅取辦於循環、已非法制之初、然餼羊之意猶存若一槩併而去之謂此簡書何、宏臨會典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宣府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寫遠各兵備道就近點閘、有倒失數多者、該將領聽其參究踰年數年不報者。寺臣徑自提問。庶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不至耗弊矣邊馬何可不重也一復金牌以易番馬　國初立茶馬司於川陝等處、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僞三年一差、聽各番合符以應發馬交納、蓋虜人嗜乳酪、隔氣底滯、茶性通利、能蕩滌、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圖操爲武衞戎得

茶不足爲中國害。中國得馬。深足爲利計之得者也。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是時以　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羞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　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而賚予之。體統既尊。威稜自振。後停金牌信符。馬漸不至。縱有所易。商茶多僞。鮮得霜蹄。其宜大延綏之互市。我紿彼以敝繒。彼紿我以玄黃。何裨實用。噫。唐玄宗易馬於突厥。馬雜胡種益壯。今兵科現有金牌二面。規制字循。典誌所載相同。宜查照舊例遞發。巡茶御史遵奉施行。勿增數以貽累。莊牧勿惜茶而虧苦番人。昔漢武帝數擊胡。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高字馬。歲得息已又令民牧邊者得從官假馬。伏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帝默然。當斯時。內郡馬不足。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馬不足。發酒泉驟駝。出玉門關。今天下馬之矣。所望者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

群猶可以佐縣官之急而中官爲梗倡言名馬之權
至今閭閻不敢畜市廛不敢易則安在其得名馬也
（梁斗輝馬政議）

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過二十五道
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司必關書吏之手
每當印發時輒于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又火牌之制
專爲飛報聲息爪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鎮
得而用之止許一人一馬給與飯食凡經由水路與
不係軍情不許擅用例甚嚴也今則部中先自輕給
即　駕帖所差應給勘合者率苟且給與火牌多填

夫馬廩糧夫先自壞其例外將何以遵守乎是以山
東驛傳道來三聘議查衙門自制火牌不准應付火
牌在水路亦不准應付即兵部真火牌驗有公文冊
包與牌內所填事件相合姑准加馬一匹如官與廩
給一分承差與口糧一分斷不許兩支凡執有勘合
又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勘合應付不許照牌重筭折
乾又公差執有兩牌票止准應付一張如無背包文
冊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不許重支又水路討馬陸路
討吹手藍旗俱如例不許應給　高皇帝定品官行

李皆有勑數。今承舍大包。往往壓損馬匹。而官亦有
瓜李之嫌、合定包之勑兩過者不准應休。大都皆由
於前站前站者率積慣走差之人假名執殳實營谿
壑、且如旱驛一到、便於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矣
正數騎坐馬、又每匹索惜馬錢、必飽所慾乃止矣不
然者、或將本馬打過前路質當店家銀兩以去、有司
又不嚴質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爲措索、又不然者割
馬耳、截馬尾、馬且立見瘦疲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
則船頭有索、行厨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
鎖驛官、或毀驛器、既索趕縴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

兩計、若馬快進鮮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
所不敢載也、竊計旱馹額設馬騾多百匹、少幾十匹
止矣、馬價多者、如北直金臺河南衛源等馹名雖七
八十兩半苦協濟之掩欠乃湖廣如漢江郾城等馹
每疋價僅二十四兩、即議豁以星、仍苦不足而短
差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
而馹所中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
計馬直有不足供芻豆顧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克充
竟日餽口資者況又重之以箕斂益之以慫毒乎
高皇帝之禽馬戶水夫必驗戶糧糧百石領馬、糧五

石以下當夫頻皆殷實戶。無妨悞公事者。今則一槩
徵銀募人承當。而所稱馬頭扛頭。往往市棍包充矣。
或一家而攬馬數匹。又或領價而全不買馬。臨時雇
借他馬搪塞。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十
名。差到旋爲僱人。又或將夫銀隨領隨費。急則倍息
揭借。而勢豪輩因以漁利把持。在錢糧之關給也。業
苦不獲如期支領庫胥或將官鏹詒放驛債取厚息
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尅有司不無秤頭之除
計實領者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既四季報
循環簿倒換矣而本府有報撫按有報其他相關衙

門亦復有報在在吏書並得執筆議紊罰高下其手
又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復不貲況驛官秩入曾
幾何若非直保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而河間則十
四兩八錢山東東昌屬驛則十兩河南彰德屬驛則
八兩八錢若良鄉固節驛且以悞迎　世廟龍飛盡
奪俸迄今不復矣夫以小官之爲養廉者既甚儉而
侵削之出于他實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畧加體恤乎
竊查萬曆十一年題奉　欽依一款撫按官將所屬
站銀查照地方衝僻及減汛分數多寡稍爲裒益不
必拘定舊額各驛遍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

銷如有積年棍徒用强包攬侵欺尅落查明治罪如係荅應過客夫馬中火稍溢于勘合之外者覈實亦准開銷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刪削巡按查盤委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贖致官吏頭役計人攤賠如是則搜割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爲嚇索而鄙吝蘇矣如在外衙門差官運解各樣錢糧併皇木等項原處領有扛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不問脚價有無緊索應付矣四川解皇木順江而下一瞬千里何用多夫爲而委官索夫動以千計有司卒不能應或派里甲奸胥乘之有每夫一名索幫貼二三兩者計木牌日經數縣折夫銀兩多至數百金是何法紀乎

延陵顏季亨會運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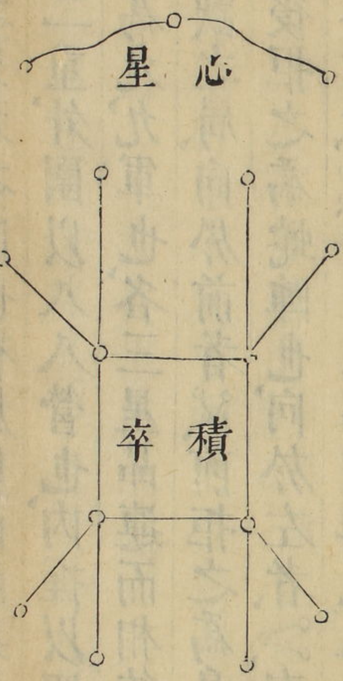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三

圖書編

六曹類

兵曹

積卒十二星之圖



積卒星微小明潤則國安兵閑盛赤苦肉則兵大起客星守之則兵有變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爲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前拒之爲鳥陣也、向於後者、後拒之爲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肱之爲龍陣也、向於右者、右肱之爲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偶各一、風雲起四維、東西各二、大衝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衝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之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也、其法咸備如此、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步天歌屬心）五營軍士之象主衛士掃除不祥星小爲吉明大搖動則有兵火起一星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爲大臣誅彗星守之大臣持政欲論兵事（積卒陣記）

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而行也。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荊、荊亦荊、荊、荊、

周兵制圖

王 上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伍 五人 伍長 公司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十五百人 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兩 二十五人 兩司馬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六軍共三千人

卒 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旅 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 一軍旅師二十五人 六軍共一百五十人

師 二十五百人 師師中大夫 一軍師帥五人 六軍共三十人

軍 萬二千五百人 軍將卿 一軍一人 六軍共六卿

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已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蓋古今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

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
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地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
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三
十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
大州是皆以十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
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
代蜀之强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常有十萬
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晉者嘗讀左氏春
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
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

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
下故變古司馬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
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
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徹無有
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讙晉師大駭卒
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
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
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
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
而有所必勝矣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即衛而兵

衛即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無所決擇曰九兵皆宿衛也庶貴之庶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訴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庶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爲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彼此之勢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親之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庶貴與司隸督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爲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軍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益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軍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與副都知

同王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恝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爲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周人宿衛之制其別五而其所以爲宿衛之政令者其用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上之衛爲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出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

註周禮妙

六經類纂　卷七十三

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不使放僻邪侈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耻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其餘凡係於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厠迹於其間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殳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即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

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後救亦略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及隸於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佽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衛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宮官所親嘗試誅宮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竝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堠凡翊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宮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及覈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然後知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以無太宰以兼統之。周兵制考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乃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始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八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周兵總論

儒先之說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是故人服習而政便安上易事而民易使此周人之法所以爲善也夫兵不外乎民將不出乎吏此說是矣惜乎知其一而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之所以守國者止

此六軍、苟事變紛沓如天子巡狩于方岳夷狄交侵
奸宄竊發王城要害之並守、遠近征討之迭用、將何
以爲備耶、蓋鄉遂近郊二百里之地爲田六十四同、
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爲
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出一人、而有十三軍之衆、則
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
十五軍遂亦如之、此猶後世之京軍。以居守爲重而
不廢弛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之兵、視夫疾國之制、
而在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軍之賦、此猶後世之畿輔
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故凡有大故、致

萬民於王門、大喪用役、凡事致野役、此惟鄉遂之民
有之也、大事致民、用之軍役、旅田役大、故致餘子、令
各守其閭、由鄉遂至都鄙、定法皆然也、至於大司馬
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之。每
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鼜目、必
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矣。其在王國、則用
之以爲會同軍旅、田役丧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爲
巡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
民在役、猶更番上直郡國調遣之兵。故鄉遂之征止
十一、與十二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甸稍遠都、則其

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大較天子之役民近數而遠疏故大司馬之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專以六鄉爲六軍之理苟比即爲伍人人盡用歲歲無更休豈自古制軍之法且六鄉盡用而千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況六軍每出則天子之近郊壙然無人胡以居守此皆悖理之大者以此觀之則五等之國其三軍二軍一軍皆通於四疆可以類推矣（周禮治民制兵之法）

漢南北軍圖

衛尉兵　二萬人見武紀建元元年郡國材官騎以充之

京兆十二城門校尉屯兵　期門並屬光羽林微勳

內北軍

中尉兵　掌巡徼東師即三輔之兵番上以充之

衛將軍　文帝置後復罷之

外南軍

馮翊

八校

扶風　此軍屯於宣曲池陽

郡國　有材官騎士

八校包南北軍

中壘北　屯騎北　步兵北　越騎南　射聲北　胡騎北　長水南　虎賁北

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爲輔宋初未遑建立至徽宗亦於畿郡立爲四輔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翔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太宗自北平大正大統然而畿甸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按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爲最遠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藩守

（丘文莊說）

（南最遠而根本之地非遠也）

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或真定爲輔以守紫荊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漕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肇固宗社奠安矣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中壘屯騎射聲越騎長水胡騎步兵虎賁）募知胡人事者爲胡騎知越人事者爲

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復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爲宿衛、而與尉同掌軍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城兵猶未遠出（高帝發中尉卒止軍霸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止軍長安或謂材力謂發民開邸非南北軍）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越（元鼎元年）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屯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師遼絕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遣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羽林孤兒胡越騎詣金城元帝以太常任千秋將五校擊西羌）自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弛（昭帝募吏民衛京師宣都選郡國吏三百名伉健者從軍）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

郡國都尉省併矣（光武省八校作五營時中壘屬北軍中候掌監五營爲宿衛兵郡國無都試惟京師隸兵如故又罷天下輕重騎士材官樓船居邊民伍）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貲歟（漢南北軍說）

自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益自其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彊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由建武迄於漢衰、匈奴鮮卑更迭爲患、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禁衛之職矣至永初安帝間募入錢穀得爲羽林虎賁緹綺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延熹桓

帝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而京師之兵又弱矣外之土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一方盜起則羽檄被於三邊至興兗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而民始不堪命矣亦何怪交趾女眞之兵之叛也逮於永建間桓靈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事射又募爲陷陣爲積射爲義從大抵非召兵良法雖或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初黃巾遂作所在盜起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墻之禍與益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中營畏服中人陳竇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

河愼哉

遂又滅夷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懲於是內置園校陽尊奄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董卓以并州牧將兵閹宦雖除而卓患已成義兵肆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論者乃謂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爲之有由然矣兩漢內外兵始末

始者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始者番上宿衛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矣始者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困於久戍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

官不紀錄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
州縣之兵又有逃亡之患矣逮至於元宗之時衛士
不給府兵寡弱是以張說募驍騎以爲長從宿衛而
番上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
邊戍之制又廢天寶以後人主幸心邊功調發遠戍
民益無以爲生杜子美所謂一從十五北防河便是
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
可見矣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志史
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往耳嘗觀太宗
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開天府推刃同氣亦未免
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內統
北門百騎士營市騎謂之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
諸府番上宿衛者謂之南衙兵是則北衙即漢之南
北軍而南衙即漢之南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
意哉蓋後周府兵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營調一
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
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
業田三衙隊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坊團有王掌督課
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井田之制漸壞於春秋戰
國故鄉遂變而爲技擊銳士者勢也口分世業既開

以此罪太宗非通論

貿易之門、而府兵變爲弓騎者、亦勢也、況北衙禁軍、自睿宗平韋氏之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爲侍官、安得不逃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爲弓騎爲藩鎮也、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經略、大將大總管大都督、即藩鎮之漸耳、自開元而上北衙禁軍諸府衛兵尚可枝梧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既壞而弓騎之爲禁軍者又寖單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肅宗幸臨武、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捕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此所以禁衛弱於上、藩鎮强於下也　唐府兵總叙

唐府兵圖

上府　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同長史一人

中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兵曹一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別將一人

坊　高祖置　坊主　一人　羽林軍　高宗　龍武軍　玄宗

團　三百人　校尉

隊　五十人　隊正　禁軍　神策軍　代宗　英武軍　代宗

火　十人　火長　天威軍　順宗　神威軍　德宗

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無事耕耨、有事征戰、籍藏將府、兵散田疇、將不握兵、兵不久食

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潛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人而擅廣土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五代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再傳則兵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搆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眞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行都數百里外、率爲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眞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

併罪宋請將亦當爲法受惡

已講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唐兵雖多而强悍不爲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瓜自陷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痱癖之人恣其劬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約三十萬爲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萬餘徒爲贅物而已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顧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今每衛縱使清勾塡補克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贅物徒增耗蠹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斯爲更化善治唐府兵考

宋朝沿近代養兵之法一係名籍非老不休中下二

神宗論財
兵須有

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十緡太祖朝得周代之兵一
十二萬後平全蜀揀其精兵只留一百二十人則鎮
南諸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及乾德中外之兵揀成
十萬益要人人精銳也大宗盡有天下所添兵士不
過三十餘萬眞宗當全盛之世添兵至多亦不過五
六萬尚慮耗費財用時命減去冗者自慶曆以來添
兵數廣軍額天下至一百餘萬不問精勇但要張皇
人數欲威夷狄則未能致勝欲禦盜賊則未能止奸
但費財用竭天下之力神宗嘗謂輔臣曰藝祖養兵
止二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

精思惜哉
無臣

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
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觀神宗斯言宋初兵制
未嘗不善至於冗費不可支者豈盡由募丹元昊哉
觀孫經緯云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
爲三門又離爲六七別爲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
蕃兵也離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者也給漕輓
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河防者皆兵也典謁
何者皆兵也衛陵寢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
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者也
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吁宋朝兵制亦

至今爲梗

可以鑒矣按宋沿唐重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末設樞密祇能奪宰相權藩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勢相因設樞密以弱藩鎮弱而邊備日弛唐之藩鎮兆於武德置使十道爲都督品在尚書上弊源有屬何必肆其中以遥爲制方且不贍豕牙而九節度之分封蕭宗已成其勢平盧之自立代德已遂其横樞密其何能爲宋並兩府不圖飭武於外徒置副置使置知院置同知置簽書置直學士都承旨檢討編修奚禦元金之烈宋兵總叙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都虞侯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

使都虞侯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侯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指揮使羣前有捧日天武馬軍有龍衛步有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廂右廂廂各有三軍殿前有神威宣武驍騎各上下軍又有寧朔驍騎虎翼各三軍馬軍有馬騎武騎步軍有馬翼左右各三軍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益侍衛起於後唐殿前起於周之顯德國家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侯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侯之下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馬軍步軍

遂分爲二、與殿前諸爲三、行馬步二軍、始居殿前之下矣、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謂之王四軍、謂之八柘梯、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推橫杖矣、見兩制而聯騎通名也、至其後則又分道矣、至於熙軍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宋三衛四廂兵制）

宋兵制據兩朝國史以爲歷眞仁英制益完密及觀葉適馬端臨論、迺大不然、益自雍熙端拱（皆太宗年號）以後、契丹橫不可制已、召募日廣、供饋日增、而康定慶曆（皆仁宗年號）間、謀國日誤遂弱天下以奉百萬之兵及兵不可用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兵顧自安於營伍之中故王安石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肆伍拾萬陰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則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元祐乃議罷之、未幾保甲復治、正兵自若、而內外俱耗本末

俱弱矣大觀正和中徽宗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奬名具實亡、宋兵始末

國朝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永樂遷都於北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備四方征伐云邇年以來、兵制漸更、大都有曰更卒、如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也、曰繇戍、如延綏寧夏入衛軍是也、曰召募、勇敢常川操練及臨時調遣之軍是也、

國朝京衛

五軍營大明會典云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二都司各衛輪班馬步官軍長語云國初止有五軍營三千營大明會典云三千營五司管寶纛令旗長語永樂初初始以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神機營長語云永樂中征交趾得神機大箭之法、因立是營、大明會典云神機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管操演神銃神砲神鎗火器是營與五軍三千為三大營團營

大營

大明會典云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每營官軍六萬員名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成化間分為十二營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效勇果勇鼓勇

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五營管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官內外馬隊官軍將軍營大明會典云錦衣衛侍衛將軍自為一營下班之日照例操練從營領侍衛官提督四衛營大明會典云騰驤左等四衛勇士軍人餘下別為一營從御馬監官提督操練其坐營等官並於四衛指揮等官推選營官大明會典云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永樂間始兼用內官而神機火器特命內臣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

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內推選團營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負略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國朝軍營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為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內城外操練永樂初分為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為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二人充提督其營總兵官景泰三年兵部尚書于謙建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士團練就於三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即於五府

時有壯士可揀

中涖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總兵武清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爲帥府天順元年罷團營成化元年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又復團營團營之兵名爲顯擬初團營分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一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爲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揀選但擬某營出征則某營將領其士卒啟行承平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爲聽征益三營變爲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　祖宗微意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間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當行政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益五府三營十二營職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位相侔勇相等者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平虜平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議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矣至嘉靖庚戌罷團營仍爲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爲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一人協理侍郎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參將二人參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

一人練男泰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爲戎政廳給戎政之印柳葉篆文扁紐如將軍所掛印通記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爲小營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眞署都督泰遊佐擊用眞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專於一人皆有意焉國朝京營沿革

國家兵制初益視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南軍中尉主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與執金吾皆二千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擬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師擬北軍而分隸五府與八校意同有事則將握兵兵隨將事已則兵歸於府府歸於朝卒有意外之虞生於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已已之變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愍公始刱議於三大營中簡厥驍銳分爲十營還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營提督六人中推舉其二爲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各行以都督一人有如遇警檄其營則都督以所部出名爲頭撥京營兵制考

本朝兵制以親軍二十一衛衛禁軍以五府四十二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以衆勢

制錦衣、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羈維之局、自周官衛尉中尉所主漢南北軍南北衙宋殿前侍衛司皆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庶元從禁軍合、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爲繁簡疎密亦內外援應之局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輪操不三輔而意存。管營別設司馬不樞密而鈐攬有事出本兵請符定帥不開折衝府而勢張。京衛與錦衣衛相維之制

唐置十六衛左右千牛四、則直侍之衛也、扈武威領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復立元從禁軍爲北衙、而以十六衛爲南衙、太宗百騎七營、今制錦衣如之。益以神武神策爲天子私人、則非所以爲制矣、宋懲方鎮收天下兵權、萃於輦轂、有二司三衙四廂、統於樞密院、選諸道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直、退瘠懦剩員以分州郡且禁旅番更戍邊及令就糧於外。本朝兵制

抽丁者、伍耗而藉兵餘之丁以爲兵也、蓋　國初之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藉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僞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調發則以罪人藉選扳之編戶、途不

一也、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丁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　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業產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差別之、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合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抜其一、五十抜其一、百抜其一、其所以爲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爲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爲步兵、准快手以爲騎兵、其所以爲兵者、不既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若於無徭以差、則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軍籍抽餘丁議

八編類纂

11